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一

經學

荅徐大年書　趙汸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晩簮盍孔艱慨思晤言惟重瞻繫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黄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

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

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汸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為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略存梗概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

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

旅四望别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别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

天者以血祭霾沉疈辜祀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師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

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决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太皡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

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太皥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

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常昭註禘為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

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之

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
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宫以祭姜
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
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
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
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恐而
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
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茍同行狀中可

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下迺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辨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嚳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考典不至矣上言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

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羣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慼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佑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註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為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

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歴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内外傳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為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洿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黄公與夏先生尤不悦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檃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

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録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為已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 趙汸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丞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忻懌汸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為後期也春秋屬辭鋟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摭也不肖自少即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既倦檢閲尤

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嘗同見黄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為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略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寘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即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

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抄一部點抹甚精脱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脗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幅求教印可一言弁於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酬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有未是且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汸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源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

繼盧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沉頮水述其說篇末以自京令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黄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輙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𤼵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頹疲薾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胷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

靈幸成其書而衰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為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温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鑒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敝縣知子充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却奉字緜意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通劉仲愚先生啓　鄭真

伏以一鄉高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

就師模仰造丈函俯陳尺牘切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次春綱常為正事繫時時繫日凡例滋多道上合於唐虞賛不待於游夏粤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来羣儒狐疑諸說角立據事直書者膠於一見隨文立義者弊至多端充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睠我四明思皇多士樓宣獻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為國子之師困學名書深寧撮其要趣日抄有註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社

之源流袁内翰備髙舜元之答問葢以發明其旨匪徒専事夫言厥今明經用以取士巧於新説晦菴嘗指其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修永遠孰為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盍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其已矣伏惟先生屬辭比事微顯闡幽謹人事於三餘審天時於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録有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春秋盛衰蜚王國之聲名登

虎榜掌天門之教位正皐比既勇退以來歸遂從容而息偃發蒙蔀擊待問鐘撞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啖趙之微安國踵洛伊之派門深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久别蠹編深嗟麟獲饑貧所迫僅為餬口之圖疾病相攻盡廢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聲容之覿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寬容庶幾予進所願掃門而授業固當敷衽以陳辭

致南豐之瓣香旣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調節適早正儒臺之擢以承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敷宣罔旣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蘄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

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襃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

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其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閒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

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

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乎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

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

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

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矣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及齊

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畀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策其跡也昭

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韙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

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

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恩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

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煆鍊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

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其述而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賛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襃譏予奪之說其區别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

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歳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彈也輙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七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

經學

答學士楊先生論虞書疑義 童軒

軒拜内翰楊先生維新閣下為别頗久渴教之心日甚一日忽奉誨墨喜慰不可言且承以虞書數事下問誠所謂以能問不能也僕不敏敢不罄所聞以就正焉明

教謂二典三謨何以俱謂之虞書僕意堯舜禹三聖相承皐陶伯益同出一時其言行功業必皆虞史所紀藏諸石室至夏世史臣發之銓次成書如後世者若不然每篇之首何以有曰若稽古四字是為夏史所作無疑孔子刪定不名為虞書為何書耶如唐書五代史俱修于宋不可謂之宋書之類明教又謂放勳重華文命史記俱以為堯舜禹之名及考典謨文義謂放勳為堯名可也謂重華文命為舜禹之名則不可也豈重華文命之下各有缺文與僕按

放勲重華文命皆當時史臣賛美堯舜禹之詞史記因以為名者此葢司馬遷之謬也何者三聖既名放勲重華文命矣胡為又有堯舜禹之名乎或者求其說不得又謂堯舜禹皆追謚之詞是又不知謚法作於周公乃用於死者夏商以前無之且舜居側微時師錫于堯已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僉舉百揆已謂伯禹作司空矣豈舜禹生前即有謚乎誠不通之論也假使重華協帝文命敷于四海雖似可通至稽古臯陶而下則曰允迪厥

德謂允迪為名可乎然閣下謂有缺文亦過疑也明教
謂宅南交下敬致二字當為衍文僕亦以為不然蓋朱
子引周禮致日之致極為有理以上下文義推之或在
平秩南訛之上亦未可知決非衍文也宅西之下明教
謂必缺一字僕按史記有宅西土曰昧谷當有土字為
是又謂虞書內咨字當以一例釋之既釋咨為嗟不當
又釋咨為訪問也僕按蔡傳釋二咨字皆有所本釋為
嗟字者本易齋咨涕洟也釋為訪問者本詩周爰咨諏

也蓋古今訓詁多不同有一字訓為二三義者詩中將字至訓為數義如百兩將之逺于將之皆送也福履將之猶扶助也何人不將行也不遑將父天不我將皆養也在渭之將側也無將大車扶進也爾餚既將奉持而進也裸將于京酌而送行也仲山甫將之奉行也受命溥將大也湯孫之將奉也若此之類惟以一例釋之則亦不能通矣似不必拘也茲因明教所及輙陳管見如此未知是否僕畀時亦有羣書荳漏一編尚未脫稿今

老境倦于筆硯又無侍史代書不能一一請教奈何餘惟丙在幸幸軒再拜

答論中庸凡書　崔銑

銑白昔温公通鑑成惟王勝之遍閱之揚雄作太玄觀者譏其覆瓿僕讀中庸自識淺見用教兒童吾子諦覽劣言加之講評何幸幸區區之愚非敢妄作求高前人也中庸脩道之功在戒懼二言無内無外無顯無隱無動無静無人無已息邪定躁體驗厥貞貞者何中和是

也不指中和則戒懼者何物乎然舍戒懼求中專在靜坐擬認景象則失之空寂中和一事也由動靜而分無和則非中矣此龜山延平之學非中庸之義也末章再舉入德之序知自知微無惡不疚已爾以盡戒懼之意焉夫中者事當可之名也誠者言不欺之謂也非髙深之號也商民康敎盤庚誨之曰各設中蔡仲僅改行周公誥之曰率自中說者乃抗為三聖傳心之要中庸曰誠者五道九經之學也全盡靡欠約文為誠若曰實理

毋乃增其本無者乎夫皇昊設卦倉氏作字未有簡牘之繁理性之辨也有是物則命是名有是名則立是字後世聖人因之闡揚示道編綴成章是字先而經後矣假借云者雅此音鴉之為雅之屬乃聲意相通各有定止若訓天為地假三為二可乎今曰孔門當為說文則論語所云學文游藝未云廢之況古人自八歲之後已習而熟之乎文有定體孔子謂天下所同又奚事於為哉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先儒立氣質天地二義以

謂之後變為理氣又上移之太極陰陽無不然者夫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言靡人不符孟言有時而窒孔子謹於習孟子充於端兩義互資而後人之說支而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之流行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制用之肖似也易于聖人之道四焉器居其一利生民開太平法造化網罟之類是已說者移以訓理氣可乎温公之信言不浮其行也邵子之隱探乃浚乎嘖也周子取老子有物混成一章而圖之是故主靜為

本無欲為要豈一蹴可致乎薛文清曰程子之傳道以其教人有序爾象山答慈湖本心之問慈湖遂悟此心之廣大變化夫顔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明止於靈所悟出於頃人已隔判事務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來諭謂僕不用心于内志于為文故本原亡實見誠然誠然僕常自咎近年浮心俗見粗知解剥乃涉世深而讀書久然爾非古人本立道生之趣今覩來言實慊予懷不向自尋而玩討故

文是左非右如貧數富財原非已有縱令當物不免窶空況乎越人問雪夏虫疑氷乎誠見是也則吾子可刪老子觧僕可焚中庸凡矣僕勸吾子絶意老釋夫竒者異之奏也常者俗之獻也哲者衆之鄉也學楊氏者未得其仁而流于私已學墨氏者未得其義而流於夷親故君子慎乎所以道人者昔帝舜命契曰五品命夔以直温四事臯陶矢為九德箕子演為洪範老釋同乎異乎漢學黄老得其精唐尚釋氏泥其迹宋儒以儒附于

二氏如龜山而下者是已然立行不折可為難矣朱子猶峻闢之況下于彼者乎是説甚長茲不能盡愚言傷直矣幸毋罪

與宗尉西亭公論經學書　劉繪

下走辱厚愛博雅而輩遊大梁納以斯文一家甚渥惠也曩賤日嘉韻遠投將將乎解珮之華矣至今感誦德音莫之忘焉往聞門下潛心經業思奮然啓六籍之晦塞發一家之奥盲其志當為峻矣以門下靈慧天具沈

融無雜生長無諸他妨稍稍鳩聚研究則發孔壁之精義函鴻都之鉅帙蓋無難焉僕雖老憊每有聞樂竊忭之思也僕無足論徒傷今學士大夫罔能有志于斯誦遺經之全文參諸家之傳註為有闕焉爾以故末學多而玄旨未究也浮辭眩而實際未充也小説逞而大典未著也曲藝誇而鴻儀未闡也新聞艶而舊章未續也凡此五者之闕是以文士鮮有升聖學之堂而備通儒之列者也嗟哉此蓋舉業奪之耳經生各抱一藝以階

仕進而時義定格搆材研磨偶對彼雖以英秀亦假十餘年乃得如式其得進者則棄置之以就吏道其不得進者則白首搦習不敢廢繹又何敢旁及他經大典也乎使學者窘于見聞而時義殊難移之他用則何裨于國家哉僕愚思國初一時創為未及于斯今幸聖明御極天壽永昌文教四敷英哲輩出當國明弼宜集耆儒博採羣議取初場舊法稍為增損變革令士人皆通六經之辭而罷時義其法得省研摩時文之功為貫

誦六籍之數庶幾可以廣經籍之路披文學之光采綴大典發揮閎緒而振一代之儒林也豈不偉哉莊生論六經旨甚明正其言曰後學不見古人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生之世秦火未熾科目未興以雜學不覩全經蓋悼之也然則莊周之學乃有其本僕嘗怪學者淺而盡以周之談為洸洋支離目之也茲仰門下發憤六經而欲列為注解不覺鄙意乃涌涌然矣竊又嘗考六籍注解如卜商曾申孟仲年子之論難以迄閒至東漢鄭

玄推續大小毛公之意及孔王賈馬但詳于訓詁而絶少發明者正以聖經浩大難以一人之說而定千古之見宋儒朱蔡有遺論也故釋名曰經徑也無所不通可當用也一有發明盡為臆說是以毛公合序商意未盡何休立論針砭三家劉歆序考工而遭同儔之誹莘老釋春秋而致安石之妬諸家論集適禍經也故曰舉六經之文必顯諸實用契六經之旨但明之一心俟同己者共之爾若必思追古傳世則誣與妄且及焉鄙人有

志而委于昏惰安得捧篋左右略與問答者焉因憶口
誦悟書其樞籥必犂然著明矣不宣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

經學

與蘇平仲先生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闗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遏括蒼路使欲致

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于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于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緼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

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
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
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特此
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
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
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
宗孔孟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
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邊遠之國而

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羅飛語一子一孫死于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誇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于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

生不得訴寃于朝歿不返葬于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頼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辨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来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褒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為巳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

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為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夫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

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為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

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来痛自推斥向時之可闕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汙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

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與王脩德書 方孝孺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癤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于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于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窑人至承患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

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徽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為尚可多得及行天下見四方士大夫或秉氣彞智以為通或茍冒無恥以為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為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為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蕆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

貴常不惜施諸鄙人庸夫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絶摧蕗之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為皆自致乎盖

有因人而益章者李覯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覯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耶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為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

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為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於無窮續周統於既絕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

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懈僕亦顧竭其愚孜孜不懈使足下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偽欲為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為益之道也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貽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為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

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于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為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為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區別通謂之先

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録今亦無所徵而為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

智力蘄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

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為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為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

自得之味思一屏絶之而以顔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為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為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顔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為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説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

深以之為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為吾兄發之則無可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専意為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来其為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為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

黄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答鄭仲辨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

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後
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
循物之則以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
子由之則至于聖賢衆人學之則至于君子未有舍此
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
棄素所習而溺于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為
可慕則彼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
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

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茍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茍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于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

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悦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于吾之道而反且得罪于佛亦何所取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

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兾福利福不可兾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葢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鋭之時馳騖于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

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苫閭使有得於聖人之奥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

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輙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于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悦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

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隔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戚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

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屬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髪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 方孝孺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

解非謬逆戚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于此者鬱而不
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略説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
嘗以文為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徴然觀于詩書數十
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
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
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
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為
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

泗山則嵬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

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衷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且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為浮漫瑰怪之辭多至于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為六朝之

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髙其辭然頗恨其未能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顔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輙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顔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

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

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為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畫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答王仲縉　方孝孺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

史兪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為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葢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為奇怪終不可成而為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記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

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為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

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為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容不問塗于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荊棘之場鼯狖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為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為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

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卒蚓而不足以為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為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憝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

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决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頃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又答王仲縉 方孝孺

僕資質不明敏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

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歆然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内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為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為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絶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

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筴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為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于揚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

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自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聲音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

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顔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與之為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黄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怳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者矣有為政論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足下來教中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牆内顧彌覺不足非惟

不喜為亦有所不暇為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言往往畔於道輙為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内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虚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為職者賢

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

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為勸

復鄭好義書二首　方孝孺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為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為僕罪始而恐既而慼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為養追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

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為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為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茍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為親名者吾兄之所

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俱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為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為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為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

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為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為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内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

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於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

復鄭好義第二　方孝孺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為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為美故嘗僭為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

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為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訣說為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劘切過闕輒赬爾變色以為發已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令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為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為不足聽則忽之以

為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為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禀

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毎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為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為無知者亦與為禮務盡其情盖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為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畀鄉里之人甚非所望

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為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源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取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目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

與趙伯欽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説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壁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茍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

大為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吕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汚壞上隳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畀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茍且自恕或有志而才

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

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畀論亦可為後世法非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

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為上漢次之唐為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為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

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為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九